

社会资本对产业集群竞争力影响的机理研究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郑健壮

[摘要] 集群竞争力是基于集群内企业“协专业化”和集群“协演化”基础之上的“网络能力”和“联合竞争优势”。基于“资源观”理论,本文认为“社会资本”的实质就是资源的“整合能力”,它通过影响集群内部企业的“协专业化”而实现集群的竞争力。

[关键词] 集群 社会资本 竞争力 协专业化

一、社会资本理论的综述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从组织的角度而言就是网络。网络是一种结构化的概念,它可以定义为一种由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动态的、相对稳定的系统(杨永福,2002)。在社会学中,对于网络的研究衍生出两种代表性的理论:网络的社会资源论(Lin Nan,1982)和网络的社会资本论(Coleman,1988)。林南认为,所谓社会资源就是那些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种资源不是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社会关系而获取。科尔曼则认为,每个自然人一出生就拥有三种资本:一是由遗传天赋而形成的人力资本;二是物质性先天条件,如土地、货币等构成的物质资本;三是自然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构成的社会资本。目前对于“社会资本”的理解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张其仔,2000)。一是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规则。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生产性网络。二是把社会资本定义为

机制的转换和建立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不断挑战固有陋习、不断改革创新的过程。据一项调查表明,在民营企业中工作的人力资源经理总是干不长久,往往在工作不久就提出辞职。辞职原因主要是:很难开展工作,没有资源(人力和财力),没有地位(美其名曰人力资源经理,事实经常是一个打杂的),没有成就感(能做的事情很少),没有成长的机会(很少有机会得到专业培训),收入低且基本没有奖励机制,与一个办公室的小文员没有什么两样。负责人力资源管理的人员尚得不到重视,工作没有动力。该企业的人力资源工作怎么可能做得好呢?

在这些民营企业工作的员工,多半没有个人职业生涯规划 and 人生规划。缺乏成长目标的员工往往不会主动追求成长,而且往往惧怕变化。他们往往视培训、成长和学习为一种苦差,“工作那么辛苦了,还要培训,还要考核,真是多此一举!”于是,他们往往寻找诸多借口以逃避培训,他们的上司也往往找出种种借口“给他们以方便”。这种人力资源整体管理水平低下的状况,不但无法在公司里形成良好的招人、管人、服人、用人机制,形成系统的招聘、职能界定、考核、奖惩激励运作体系,而且进一步将严重影响到企业团队的建设以及文化的形成。

企业的领导决策层必须首先树立正确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以身作则,不断学习和提升,并为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配置相应的资源,不断提高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整体水平。只有这样,民营企业的发展才能真正走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六、战略模糊,难聚人

现代企业战略理论告诉我们,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及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具有战略性的发展规划,它是企业生死攸关的重大决策。然而,我国许多民营企业的发展规划缺乏战略性,决策者很多时候都是依赖自身的直觉和陈旧过时的经验来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缺乏科学的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与研究。导致了許多民营企业经营方向迷失,经营领域模糊,经营盲目、投机、随意。中小企业创建后,由于投资少、建设周期短,资金回收快,很快便进入了高速成长期,营业额几乎年年翻番。常见的情况是到了这个时期,企业为了寻求更多的利润,分散风险,都会不约而同地寻求各种扩张,包括企业规模和多元化的扩张。他们不顾市场和资源约束,也不顾自身的生产技术条件和管理水平,一味追求发展速度,不遗余力地扩大生产规模。或者盲目地把企业有限的资金、人力、物力投入到其它业务领域,分散了企业在主营业务领域的资源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员工感觉到前途的渺茫,失去信心;同时人心涣散,内聚力下降,严重影响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和维持,甚至使企业丧失原来的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 [1]加里·德斯勒.人力资源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 [2]李海波.中小企业管理[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
- [3]赵泉.民营企业发展问题[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3.
- [4](美)雷蒙德·A·诺伊著,徐芳译.雇员培训与开发[M].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
- [5](英)诺里·吉利兰著,张颖译.培训员工,赢得竞争[M].商务印书馆,1999.

具体可见:杨永福,“规则”的分析与建构:制度的社会网络基础.武汉理工大学博士论文,2002.

根据科尔曼的研究,最早使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的是经济学家洛瑞(Gen Loury,1977),洛瑞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种族之间收入不平等时,采用个体主义的方法,只重视人力资本而忽视他们的社会关系。第一位对社会资本进行相对系统分析的是法国学者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他在1979年提出了三种资本形式: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但没有对社会资本进一步的分析(张其仔,2000)。

一种资源。杨永福(2002)认为,所谓社会资本,是指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通过促使行动者交易与协作等特定活动而产生效益的资源。社会资本是一种结构资源,它蕴含于结构本身,而不是像社会资源理论所指的那样,是通过关系网络可以汲取的实际资源。三是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能力。福山(2001,中文版)认为,所谓社会资本是“在群体和组织中,人们为了共同的目的在一起合作的能力”(p. 12),它源于人们的“普遍信任”。笔者认为,从资源观(Resource-based View, RBV)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本代表着一种能力(Capability),是一种对于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资本资源等)“整合”(吸收和利用)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往往是基于特定的社会网络,而维系这个网络的核心要素是“信任”。Robert Putnam(2004)认为社会资本是由信任(trust)、互惠(reciprocity)、信息(information)和合作(cooperation)所组成的。福山(2001,中文版)认为“群体是以相互信任为基础而产生的,没有这个条件,它不可能自发形成”(p. 29),在“社会资本”中,信任是一个核心的内容。经济组织竞争力的形成和发展遵循着这样一个过程:资源→能力→竞争力,当一个组织仅有资源时,它只有“比较优势”,而只有通过借助其“能力”对其资源进行“整合”时,资源才可能发展为竞争力,而只有具备竞争力的组织才可能具有持续竞争优势(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SCA)。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资本将对于经济组织(包括产业集群)的竞争力起到积极的影响。

二、产业集群竞争力的理解

在 20 世纪后期,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同时,世界经济区域化发展的趋势却越来越明显。在 90 年代中期,美国有 380 个地方集群,大约生产了整个国家 60% 的产量。近年来浙江省经济上的良好绩效从产业经济的组织形式来看,得益于为数众多的产业集群。据浙江省政策研究室对浙江省产业集群的调查显示,2003 年在 88 个区、县(市)中,有 85 个区、县(市)形成了 3800 多个产业集群,分布于机械、纺织、制衣(服装)等 175 个大小行业,而产值超亿元的产业集群就达 300 多个,总产值占全省的 60%。浙江省产业集群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高于全省的经济平均增长率约 3 个百分点。另外,在 2003 年,杭州的产业集群实现总产值 791 亿元,利税 67.5 亿元,分别相当于全市乡镇工业同口径的 69% 和 77% 以上。

从资源观或“内生论”的角度而言,集群竞争力是由于集群这种特殊的经济组织形式对于集群内外部资源进行不断“整合”的基础上所产生的销售、孵化和创新的能力,它最终表现为这种特殊经济组织的财富创造能力。马歇尔、Tichy 和 Steiner 等对集群竞争优势的来源和机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马歇尔(1920)认为集群形成其竞争优势的三个主要因素是“劳动力市场的优势”、“投入—产出的关系”和“技术外溢”。根据“马歇尔的产业集群三要素网络”,Tichy G. (1998)提出了集群竞争优势的第四个要素——“新组织原理”,集群组织是马歇尔“三个竞争优势”的基础。Steiner M. (1998)认为,尽管集群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是有三个要素是共同的,即专业化、联系(近邻性)和知识外溢。基于马歇尔、Tichy 和 Steiner 等关于集群竞争力(优势)的研究,集群资源的“整合”机理(能力)同样可归纳为以下三类:“资源集聚”机理、“分工合作”机理和“知识(技术)共享”机理。所谓资源集聚机理就是集群内部的企业和其他组织利用集群特有的环境和组织特征而实现的对于集群外部资源的吸收,其主要特征是集群外部企业的迁入和集群内部企业的成长;所谓分工合作机理就是在集群这种特殊的组织内部企业和其他组织基于特定产业链实现的分工专业化基础上的合作关系;所谓知识(技术)共享是指集群内部企业和机构对于集群外部知识(技术)的吸收和对其内部知识(技术)的分享。

上述三种机理中,“集聚”是基础,“分工合作”是核心,而“知识(技术)共享”是上述二者的必然结果。尽管集群的形成源于资源(企业)地理上的集聚,但是只有当“分工合作”所带来的好处大于“分工合作”所带来的成本的时候,这种“集聚”才能持久,“集聚”才能转变为“集群”。另外,知识(技术)的共享源于“分工合作”,分工合作不仅产生了价值链(或产业链)纵向的知识扩散而且可能使知识在价值链(或产业链)的某个横断面上的共享。

三、“协专业化”对集群竞争力影响的研究

产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组织的一种“内生”行为。之所以在现代经济社会出现大量的“产业集群”是企业从专业化分工的进程中获得利益后所体现的一种经济行为。所以从经济学意义来看,集群的本质是基于分工基础上的专业化以及由于专业化而形成的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此,“垂直一体化”和“垂直非一体化”的组织是有区别的,通过市场和产业群连接在一起的专业化的企业,可能比大企业对于经济发展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分工合作”之所以对于集群竞争力产生积极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源于资源的“协演化”和“协专业化”,以及最终所产生的“网络能力”和“联合竞争优势”。影响集群竞争力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专业化,而是“协专业化”。

在生态演化中,物种之间相互适应而改变它们的环境是一种常见的现象。集群内的企业也是一样,它们是以不同于原有的专业化方式进行的,而是“协专业化”(co-specialized)和“协演化”(co-evolution)。“协专业化”和一般专业化的最大区别在于动态性和非均衡性。一般专业化是基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和相对固定

具体可见:张其仔. 社会资本与国有企业绩效研究. 当代财经, 2000(1): 53 - 56.

资料来源: <http://www.bowlingalone.com/socialcapital.php3>, 2004 年 9 月 12 日。

2004 年浙江省 GDP 达到 11243 亿元,成为继广东、江苏、山东之后,全国第四个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的省份(资料来源:我省去年 GDP 达到 11243 亿元,今日早报,杭州,2005 年 1 月 22 日,第 8 版。)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蚂蚁在协演化中提供或者获得了相互的优势。

的合作伙伴,而“协专业化”是基于一个在不断变化的环境和由于资源的“变异”(相对缺乏)而不断变化新的合作伙伴的过程。在这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更强的异质性资源,因而产生更强的竞争优势。在集群环境下,随着企业的发展,企业通过集群组织内部借助于“专业化分工和合作”获得了发展,但随着企业的发展将出现需要更多的资源,因此不仅需要基于某种“专业化分工和合作”而且会不断地调整这种“专业化分工和合作”的关系,这种“专业化分工和合作”不断地调整的原因在于企业对于资源的需要,或是资源对于企业发展的限制。这种基于资源变异的“专业化”就是“协专业化”,“协专业化”是产生集群“协演化”的重要动力(Mathews,2002)。集群的“协演化”不仅产生了集群良好的经济利益而且产生了集群不断的持续的创新。

“协专业化”的主要有二种:一是集群内部企业专业化分工合作的对象发生了改变,从弱的合作对象转变为强的合作对象,从内部的合作对象转变为外部的合作对象;二是集群内部企业专业化的合作方式发生改变,从仅仅以经济合作的方式转变为包括非经济合作在内的多种合作方式。从“竞争优势”理论来看,集群内部企业的“协专业化”之所以能够促进集群竞争力的提高是因为,企业的竞争优势不仅源于企业外部(市场或产业结构)和企业内部(内部资源),更来自于企业边界(企业与其他企业和组织的关系)以及由此所产生的“联合竞争优势”(joint competitive advantages)。“联合竞争优势”源于基于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基础上所产生的集群网络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网络能力”。网络能力在某种程度而言,是个体企业能力的相互作用和联接,是公共物品系统效应(systemic effects)(Foss,1999),网络能力的实质是在“协专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资源的异质性和“联合能力”(joint capability)供应的低弹性。以某汽车零部件集群为例说明。某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在集群内一直通过和其他合作企业进行专业化分工而实现低成本和高效率,但是随着这个企业的发展,由于竞争者的不断进入和制造技术的日益成熟而出现利润空间的逐步缩小的局面,这种现象必定使该企业重新考虑其发展的战略,因为其现有的资源已经限制了该企业的发展。当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和某个计算机芯片制造商的合作生产用于汽车的新芯片时,这种新的芯片由于使新汽车投放市场获得更大的经济绩效,从而也使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获得更大的利润。在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和计算机芯片制造商的合作中产生的新领域将获得更新的资源——战略资源,并实现了该资源稀缺性(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移动性——因为生产这个产品不能离开任何一个企业,即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和计算机芯片制造商的合作又是不可移动的。因此,竞争优势的创造是基于合作的努力和双方异质性的投资,而后者又产生了利益绩效和联合竞争优势的实现。综上所述,企业的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于企业的边界——和外部组织之间的关系,即“联合竞争优势”。因此,集群中的企业通过“协专业化”,即新的分工合作网络可以获得比在其他组织中的企业更多的竞争优势。

四、社会资本对于“协专业化”的影响

那么影响“协专业化”过程的关键变量是什么呢?在集群内部企业的“协专业化”和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协演化”)的过程中“社会资本”(信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社会学理论来看,集群形成至少需要三个条件,其一是许多小企业的存在,其二是企业选择了同一个区位,其三是特殊的社会资本的存在。企业规模小,其优点是企业之间没有恐惧,便于模仿和学习。另外,企业小规模更能够使其他企业产生“同情性”,“同情性”是企业集聚的一个社会起因。集群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企业数量的增加来实现,而不完全是通过企业规模的扩大来实现。企业之所以选择了同一个区位,这里除了经济因素以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信任”。信任是以过去推论未来,以熟悉推论不熟悉。信任产生于全知和无知的结合(郑也夫,2001)。而信任的产生的前提是“利他”的存在,而“利他”又可分为“亲族选择”、“互惠的利他行为”和“群体选择”三种类型(郑也夫,2001)(表 1)。

表 1 三种“利他”的特征比较

	性质	回报性	条件	形成基础
亲族选择	本能(同情性)	不要经济回报	亲族之间	血缘
互惠利他	有限理性(利己)	需要经济回报	稳定、小团体、重复交往	地缘
群体选择	道德(文化支持)	需要其他回报	长期进化	社会文化

概括而言,集群形成和发展是一种进化的过程。由于偶然的、历史的、经济的原因,在某个地理空间的特定点上产生了一个企业,在这个“领先者”的帮助和支持下,由于企业主的血缘关系,其他几个企业开始思考模仿进入。在进入过程中,后进者一般会存在恐惧感(特别就我国集群中的企业家而言,他们大都是农民企业家,农村是熟人组成的社会时,他们将面临从熟悉的环境走到陌生的社会的恐惧)。如何应付恐惧和风险,“生存下来的策略一般都是结成大小不等的群”(郑也夫,2001,p.134)。当“亲族选择”的利他力大于恐惧感所产生的对于预期不确定的时候,后进者开始做出“进入”的决策。进入集群后,基于经营能力、文化的影响,他们和“领先者”一般产生“合作型”的关系。因此,集群形成的“触点”很可能是由于“血缘”而产生的“亲族选择”。

具体可见:Mathews J. A. . A resource - based view of Schumpeterian economic dynamics.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12) :29 - 54.
资料来源:Jap Sandy D. , Perspectives on joint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buyer - supplier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 2001(18) :19 - 35.
从生理学的角度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婴儿为什么这么小(这么早)离开子宫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更有利模仿和学习而没有对抗性。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产业集群运行模式^{*}

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孙 辉 刘晓英 王国红

[摘要]产业集群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组织形式,在具体运营环境下有其特定的运行模式。本文通过对技术、产品及产业集群三者的关联性分析,根据产业集群中核心技术与产品处于其各自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来划分产业集群运行模式,并探讨产业集群在不同运行模式下应采取的战略,进而提升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产业集群、生命周期、运行模式、战略

产业集群运行模式按不同划分标准可归纳成不同的体系。目前对产业集群运行模式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曹洪军、王乙伊(2004)借鉴国外产业集群运行特征,提出以内部市场结构为标准,将运行模式划分为轴轮式、多核式、网状式、混合式和无形大工厂式五种模式;柴剑峰(2003)从创新领域的构建角度将其分为模仿扩散式、合作网络式和政策导向式;魏江(2003)基于产业集群内部关联的联结模式,将其划分为以价值链为主导联结模式的产业集群,以市场竞争合作互动为主导的联结模式,以公共性投入、生产要素互享或互补为主导的联结模式。产业集群以企业为基本单位,通过技术、产品和营销上的协作和竞争而存在。上述分析分别是分别从集群内部创新领域的构建、集群内部不同成员间的地位关系、成员企业间的业务关系的角度对产业集群运行模式进行划分的,但却没有从技术、产品以及市场等微观层次对产业集群运行模式进行进一步的

随后可能会由于回报不确定以及这种合作方式对于企业发展产生新的制约。因此,集群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和需要“互惠利他”。在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中,是采取“零和博弈”还是“非零和博弈”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基于决策者所处的文化环境和对预期的理解(群体选择)。“群体选择”可以弥补“互惠利他”的致命的弱点——只是看眼前,而实现“关系的持续性”。集群的发展就是在这样一个相互作用关系中间“跳跃”。从制度方面来看,集群沿着一条不断扩大的互动空间的道路,即从血缘(包括两性)共生、地缘共生、业缘共生向基于分工合作共生(symbiosis)的进化。

综上所述,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是由于社会资本的存在和所发生的作用,而集群的演变过程从本质上来讲就是集群内企业之间不断的“协专业化”和集群的“协演化”,并由此产生了集群的“网络能力”和“联合竞争优势”——即集群的竞争力。

五、启示

1、集群的发展是“内生”的过程而非“人工”的行为。集群的边界从社会学而言,应该是信任和合作的强度而不是具体地理的边界。因为这个“边界”的背后是由于血缘所产生的“地缘”,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文化、价值为载体的“道德利他”的机制,没有这个机制,集群就是名存实亡。所以,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使“工业园区”和“开发区”从企业的地理上“集聚”转变为真正的“集群”。

2、对于已经形成的集群,必须鼓励新企业不断地进入该集群,鼓励集群内部的企业和集群内外部的新企业进行专业化合作,从而实现企业的“协专业化”和集群的“协演化”,这样才能保证集群内的企业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和集群的不断发展。集群创新模型应该选择基于集群内部“旗舰企业”的“领先创新”,由此产生资源的不平衡性从而影响其他企业的创新。

3、集群的竞争力是基于其企业“协专业化”过程而实现的,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应有不同的政策。在集群的形成阶段,地区政府应该鼓励“冒险企业”,并通过它引导其他亲朋好友的加入。在集群的发展阶段,应重点解决“互利规则”的建立,鼓励“专业化分工”。在集群的成熟阶段,应重点解决“文化和道德机制”的建立。在集群的衰退阶段,应该重点解决集群组织的“刚性”问题,让更多的新企业进入集群,让外部更多的知识和技术输入集群。4、政府应该为集群的形成创造良好的环境。浙江制造业集群为什么发展比较快,一方面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浙江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另一方面是由于大量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大都是从小老板开始),这些企业天然存在模仿和学习的行为,这也就是浙江经济为什么是“内生型”的理由之一。而我国许多地区,一方面是由于天然存在着太少的小企业而不可能形成集群形成的最初“触点”,另一方面在政府政策导向上面,片面强调“大”,使其企业数量条件不足以产生集群形成的“气候”。

[参考文献]

- [1] Coleman, J. S. .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supplement , 1988 (94) :95 - 120.
- [2] Foss, N.J. . Network , capabilities ,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 1999 (15) :1 - 15.
- [3] Steiner M. et al. . Clusters and Regional Specialisation , London : Pion Limited , 1996.
- [4] 福山. 信任 - 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海口 : 海南出版社 , 2001.
- [5] 郑也夫. 信任论. 北京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2001.

^{*} 本文受大连市软科学项目资助(批准号:2002CIZ609)